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六十九回 富貴由天金易得 死生在數命難逃

如海誇張了一陣，又對鳴乾說：「明兒的賠償，照普通規矩，保險賬房付出來，都有一個回扣，不過多少並無一定。有些九扣，有些九五，有些九八，都是公司中辦事人的好處。我自己不便教他們少扣，故已令賬房中照九六計算付給你，大約要被他們扣去一萬六千數百兩銀子。還有登報鳴謝告白費，也須千兩之數。」鳴乾道：「登報鳴謝，乃是保戶之事，為什麼要你們扣告白費呢？」如海笑道：「別樣鳴謝，都出自願。惟有鳴謝保險賠款迅速，大都同於強迫的居多，不然人家失了事，丟卻許多舒舒齊齊的東西，雖然拿著你們的賠款，但一樁樁辦起來，終究沒得用慣的舒服。況出了保險費，理應得你們賠款，誰高興替你們登報揚名。故而保險公司中，務必將這筆告白費，在付賠款的時候先扣下了，抓住你的頭頸，不怕你逃到那裡去。日後再由他們拿你的名義，登報鳴謝，豈不和強迫一般。這回數目大了，所以我命他們須在上海大小報紙上各登一個月，只恐一千兩銀子還不夠呢。然而場面上不得不如此，也好遮遮旁人的眼目。我預算下來，這筆銀子整整只有四十萬，餘二千銀子，還得留著辦理善後各事，諸如酬勞阿榮等輩，也免不得的。你明兒拿了銀子，且慢交給我。不過我命他們付你的是即期莊票，藏在你處，也是很大的風險。存莊呢，我往來的幾家，萬萬不能送去。藥房往來，只一家錢莊，也不能存這大數目銀子。日前我曾托一外國朋友，替我介紹一家德國銀行往來，皆因德國人與別國人十分通氣，故我預先留此一後路，解銀簿同支票簿送來之後，尚未開過簿面，今兒我一併交給你拿去，銀行中戶名雖開的海記，我曾對那外國朋友說，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另外一個中國人，出入須憑海記二字圖章。現在這圖章也暫時交你收藏，你明兒拿到銀票，馬上落解銀簿，送往銀行存好，遇著要開銷他們費用的時候，再填支票蓋印收現。銀行不比錢莊，任你多大的出入，外間沒人知道。不過你這圖章，必須仔細藏好。那開銷費用，門內的只有阿榮一人，送他一二千洋錢大約夠了。其餘並無什麼外人。我想你收現的時候，只消留四十萬整數的，零頭不妨一併收了出來，也有四五千塊錢數目，兜底開銷，想必足夠有餘了。那圖章最好早些還我，鎖在這鐵箱中，到底比存在那邊藥房中穩當呢。」鳴乾聽如海肯將海記圖章交給他，又要他早些歸還，說話伸縮縮，大有不放心這四十餘萬銀子落他手中光景。一想當初你教我幫忙的時候，恨不得把性命都交給我，現在我千辛萬苦，替你犯了滔天罪孽，辦得這件功成圓滿，銀子到手，你就不相信我了，心中已大不快活。又聽如海說四五千塊錢，兜底開銷，足夠有餘，這怎能夠用。不說別說，就默士一人，我已許他五千銀子。還有鄔燕記二千五百兩。兩個土客二百兩。阿榮二千元。富國公司王先生尚未算進，至少也得一萬銀子使費。他當日口口聲聲說，辦大事的人不惜小費，故我敢代他答應眾人，若無這個數目，只恐也不得如此順手。如今事情弄好了，他倒就要惜費起來，如何使得，這卻不能不對他講一個明白。因微笑道：「東翁，你說四五千塊錢已夠開銷，這個大約你東翁算錯了。第一早上魏協理來看火場的時候，還帶默士同來。協理雖然外行，默士卻是內家，況這件事我從前都未同他接頭，此番來看，我怎好不同他打一招呼，許他太平無事，五千銀子謝意。還有貴公司的王先生，從前經過他手，這回也不能不謝他幾百銀子。更有鄔燕記東伙，損失著實不少，而且還有一名學徒燒死在內，他們吃土飯的，誰不是門檻內人，現在那東西著火之後，真相暴露，若不給他們些好處甜甜口，反教他們貼卻行李鋪蓋，倘被鼓噪起來，豈不有誤大事，故我已答應賠償他們損失，連撫恤死者一共二千五百銀子。另有他們一個賬房，一個賬房，扮一扮土客人，我也許他們二百銀子酬勞。阿榮照你說給他二千塊錢。合起來要一萬左右，你教我拿這零頭給了那一個好呢？」

如海聽要這許多使費，不覺呆了一呆，吐吐舌頭說：「要這許多銀子嗎？那也沒法，我看你最好盡一萬銀子支用，不可再為出額。講到你幫了我這個大忙，本來要給你現銀子做謝意的。但我預算之下，外面足足要四十萬銀子用度，方能將各色料理清楚，一點兒沒得敷餘，只有那借銀子買的股票，可作自己產業，倘分股票給你，一來過戶周折，二來恐你未必必要他。所以我想來想去，只有將藥房送給了你，一切存貨和外間放出的賬目，都歸你去收，以報你為我吃了好幾天辛苦之勞，請你休得嫌少。將來巴望我股票賺了錢，自然再有補報你的日子。」

鳴乾聽到這句話，一肚皮熱血，直冷到腳底心。他管理藥房多年，豈不知其中內容。曉得所存貨物和外間放賬，兜底軋清，也不到二萬之數。比較他預算十分之一，也有四萬二千現款，如今弄一個對折轉彎，還是存貨放賬，怎不教他心中著惱。但也未便急多嫌寡，只可說一句多謝東翁。如海聽說，以為鳴乾滿意的了，心中不勝歡喜。即將銀行簿據，和新刻的海記圖章，鄭重交與鳴乾。鳴乾取出手巾，包好銀行簿，起身告辭。如海留他吃了晚飯再走，鳴乾說店中尚有別事，回藥房晚膳去咧。如海道聲怨送。鳴乾出來，走到大門口，剛值薛氏同著他二小姐秀英，在外間買了物件回來，包包紮紮，堆滿一車。薛氏下車，恰與鳴乾打個照面。鳴乾慌忙鞠躬為禮，薛氏一笑相報。幸虧有此一笑，因鳴乾出來的時候，本蓄著滿肚皮怒氣，想東家這般小器，此番偷天換日，都是我一人之力，他自己不過出一張嘴，現在大功告成，論理我就和他平分利益，也不為過，不料他忽然要獨吞天下，將現的人了自己腰包，卻把這沒甚交易的藥房推給我，也算酬勞，我何犯著拿他這個，情願明兒的保險銀子也不必去領了，等到他們開股東會的時候，自去告發，拚著自己吃官司，決意把這過橋拔橋的東家，也拖下水，方出我心頭之氣。越想越恨，真應了古話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立意要大大的折他一個爛污。不意平白的被薛氏一笑，笑得他天良發現，暗想東家雖然可惡，這位奶奶待人還不算錯。我害東家吃官司事小，累這天仙化人的主母，孤苦伶仃，無依無靠，這人孽未免作得大了。況我自己雖然未能稱心如意，但一且現現成成的藥房，送到手中，做伙計的居然變作東家，日後來千去百，沒一個不是我的財產，未嘗不是一樁樂事，何犯著為一點小不忍，便宜保險公司眾股東，害了別人，還害自己，未免太不上算了。此念一起，嚥心腸就此取消。回到藥房中，將銀行簿藏好，催他們趕快開夜飯出來吃了，脫下衣裳，適適意意安睡。夜間也沒人再來擾他的好夢，這一睡直至次日金雞三唱方醒，記著如海叮囑的說話，急急起來，收拾停當，帶著昨兒那張收條，趕早到保險公司等開門。王先生來得最早，見了他笑說：「杜先生你好早啊！可是討銀子來了？我們的賬房先生還沒來呢！請到寫字間裡坐罷。」

鳴乾隨他到寫字間內，王先生開抽屜取出紙煙敬他，又親自倒一杯茶奉給他，問他早點心可曾用過？這裡叫點心倒很便當的。鳴乾見他慇懃，起初還以為他們對待客人，自有這種規矩。記得從前同接頭保險的時候，他不是很大模大樣的麼！何以現在倒反客氣了？猛想起昨兒默士教我送些銀子給他，大約今天這場客氣也打從昨日那句話兒發生，不覺暗暗好笑。王先生告訴鳴乾說：「賬房中銀票早預備好了，只等賬房先生一到，就好拿的。杜先生這一場火，倒也損失得不少呢。」鳴乾道：「何嘗不是。現在土價逐漸漲高，再捺三年五載，說不定有對本對利好處，如今不過撈回了本錢，還要貼卻許多開銷。譬如連日煩勞你王先生多次，我也一定要送你些茶酒錢的。」王先生聽到這句話，連屁股上都有了笑容，笑道：「那倒隨便，我們真所謂無功受祿，倒謝謝你杜先生咧。」鳴乾也就笑了笑。王先生即喚小廝去看，賬房先生來了沒有？回報道：「剛走進來。」

王先生親自引導，帶著鳴乾到賬房中，替賬房先生介紹。賬房先生聽是來取賠款銀子的，也非常恭敬。原來保險公司中人，對於作成他們交易的主顧，倒也不過如此。惟有遇著討賠款銀子的客人，卻異常巴結，你道為何？原來主顧上門，所收保費都有定額，也是公司中的進款，與伙友無關痛癢，自然不在他們心上。講到討賠款的客人，猶如上彩票店領中彩的紅票一般，於例扣之外，還可索些酬謝，故此人人恭維，個個巴結，把鳴乾弄得十分不好意思。賬房先生隨即開出清單，注明四十二萬九六扣頭，賠銀四十萬另三千二百兩，扣告白費十四張報紙，各登一個月，每張一百二十元，八扣合銀子一千零八兩，淨找銀四十萬另二千一百九十二兩，整整齊齊一張莊票。鳴乾看過，別無他話，取出昨兒如海給他的那張收條，交與賬房，又在收銀簿上簽了字，拿了莊票，打算興辭。賬房先生見他老實不客氣，只可自己開口說：「杜翁，尊駕的賠款，雖然有四釐扣用，但卻是公司中規矩，並非我們眾朋友的。我們賬房中人，講句俗話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杜翁這回賠款數目很大，我等眾朋友很歡迎你，想必你杜翁也很明白的，這規矩並不是敝公司創格，各家都有。杜翁不妨出去打聽，不過多少並無一定，隨客人的意思，賠得多酬勞多些，賠得少也不

妨酬勞少些的。暫時我們並非要你馬上拿出來，不過請杜翁吩咐一句，多少數目，改日或者我們到府走領，或者杜翁著便人帶來，都隨便的。」

鳴乾聽了，曉得這筆使費也省不得，橫豎可向如海開賬，不要他自己花錢，落得爽爽快，答應道：「如此我奉送五百兩銀子便了。」賬房先生嫌少道：「還要請杜翁高升。」鳴乾一想，你的心也太狠了，五百銀子還嫌少，我再加了你的，王先生名下也要加添，只恐出了一萬限額，難以交代。因對賬房說：「請足下原諒，小弟也不過代人經手之事，就是五百兩，也硬替別人作的主。倘若嫌少，小弟無權再加，不如索興將前議一併取銷了，待和前途講妥了，再給你回音罷。」賬房聽說，恐連五百銀子也不得手，慌忙答應道：「就遵命五百兩罷，但請杜翁早一日送下，以便支配。」鳴乾說：「遲至明日，我一準送奉便了。」賬房大喜稱謝。鳴乾出來，覷面遇見默士，笑問銀子拿到了沒有？鳴乾說：「拿到咧。」默士對他使個眼色道：「我的幾時呢？」鳴乾道：「你今天飯後來拿好不好？」默士想了一想道：「飯後這裡要開股東會，我沒工夫，還是夜間到藥房中看你罷。」鳴乾說：「很好。」

彼此分手。鳴乾回轉藥房，看鐘上正交十點，曉得外國銀行此時已開門辦事，即取解銀簿，把四十萬零二千一百九十二兩銀子莊票寫上。他原略識洋文，親自送到銀行中，和外國人接頭，並在簽名簿上，留下海記西文字樣，並加蓋如海給他的那個圖章，以為日後支銀憑據。手續完畢，回店午膳。又寫了幾張銀行划條，一張五千兩，預備默士晚間來餉另填兩張五百兩的，教默士帶給王先生賬房二人。寫好銀票，蓋了圖章，看看解銀簿，又翻翻划條簿，再將那圖章把玩了半天，心想這幾樣東西，在我手中，我便有支配這四十萬鉅款的權柄，可惜是一個過路財神，三天五天之後，仍要被如海收回去的，我此時倘若黑一黑良心，倒很可帶這四十萬銀子逃走。不過自己還想在上海吃飯，下不落這一條辣手罷了。當時他本欲將燕貴等一班人的銀票，一併填好，一想且慢，此時給他們銀子，一則未免太爽，二則他於我一方面的秘密，雖不能全知。只恐已有幾分明白。銀錢到手，怕他們胡說亂道，故此寧可多花幾天房飯錢，捺他們一捺。待各樣定當之後，再給他銀子，放他們走路不遲。主意既定，即將銀票藏好，身邊帶了五十元鈔票，往小客棧找尋燕貴等，設法絆住他們不提。

再說富國公司各股東，接到通告，都已知道前夜那件事，曉得公司股本已去其半，彼此無不驚心動魄，約的兩點鐘開會，一點鐘人已到齊，聚在議事廳上，七張八嘴，無非議論總協理辦事失常。如海早有準備，聽了只當耳邊風，彷彿沒有聽見一般。文錦自知理屈，更不敢開口。聽得難為情了，只好躲在協理室中，不見人面。如海卻並不避開，心想此時盡你們說，少停開會，我自有的道理髮表。他雖成竹在胸，可惜中國人開會，遇有銀錢交接，往往鬧得一團糟，沒好結果，休論平民百姓，便是各國視聽所繫的國會，尚且因黨派關係，爭權奪利，打得落花流水，可知胡鬧乃是中國人的天然特性，實在不可救藥，並非做書的亂道。到了開會時候，如海還未開口，眾人已紛紛問他，做總理管些什麼事？眾口訾謗，大有揮拳捋臂之勢。如海本來虛心著，被他們一嚇，把兩天來預備的許多話，都嚇出肚皮之外，張口結舌，無言可講。眾人見他不開口，益發其勢洶洶。默士在旁見了，曉得今兒總理下不得台，忙設法疏通了倪俊人、趙伯宣、施勵仁等幾個常和如海往來的股東，出場解勸。一面搖鈴休息，說：「眾位辛苦了，請略用茶點，繼續開會。」

眾人果已鬧得唇乾舌燥，聽了都想喝茶，一張嘴管不得兩樁事，喝了茶，不能再鬧，秩序至此略定。俊人乘間令如海發表意見，如海此時方得開口道：「各位股東，兄弟今天很難為情宣佈，皆因鄒燕房土棧那批保險，雖然是魏協理貪做生意之過，在兄弟方面，也難辭失察之咎。適才眾位見責，兄弟也甘心受過，不過本公司自去年開創以來，承蒙各位推兄弟做了總理，就職至今，固然仗眾朋友的扶助，然而兄弟也一心一力，凡有可令本公司發達之處，無不竭力進行。目下市面上，居然略有名氣。兄弟不敢居功，但自問也未曾失職。這回鄒燕房保險一事，前途來接頭的時候，說有四十餘萬，兄弟未嘗不知道為數太大，出了我們定額。當時本欲回卻，因未知協理意見如何，皆因公司性質，決不能個人專權。雖然各位推兄弟做了總理，猶之把全權托付兄弟一般。但既有協理名義，他也擔著一半責任，我自然不能不令前途問過協理，這是一定手續。哪知道協理這般貪做生意，貿然答應下來的呢！倒轉說一句，協理之意，也未嘗不是希望公司發達，生意做得廣闊，所以兄弟得知他答應這批保險之後，抱怨他不該獨任，必須轉保出去，他還怪兄弟死守範圍，生意焉能呆做，公司中現現成成有了進款，豈可拱手讓人。這句話極其光明正大，更見他竭力使公司中多得進益，可惜他沒想到進益愈多，風險也擔得更大罷了。兄弟見協理意見如此，未便同他爭執，一則自己人吵鬧，旁觀不雅。二則當時誰知道這批保險，後來一定要失事的。兄弟倘執意要他轉出去，恐各位知道了，也要贊成協理的主見，倒轉怪兄弟不助公司，甘心將利權外溢呢。現在失了事，固然是公司的不幸，也是兄弟莫大失察。早上前途來取賠款，兄弟為顧全公司信用起見，已如數付給他們。至於一切過失，聽憑各位裁判，兄弟情甘領罪，決無異言。」

眾人聽了，覺他雖然句句認罪，然而卻沒一句是他之罪，罪魁禍首，實在只協理魏文錦一人，彼此都不免有些後悔，適才冤枉了他。此時若不將魏協理鬧一場，就未免對錢總理不住了。於是眾口一辭，鬧著要教魏文錦出來。可憐文錦嚇得躲在協理室中，只恨沒有個地縫子，可以鑽了下去，免得當眾出丑。一時聽外間叫鬧，喚協理出來，急得手足冰冷，坐在他往常睡慣的一張沙發上，只是發抖。茶房進來喚他，也不敢出去。外間眾人更加鼓噪。俊人、伯宣等一班和文錦相好的朋友，曉得他今兒不出來不興，只可親自進去勸駕，說：「老魏，你放心出去，諸事有我等幾個人幫忙，包管你沒甚大礙。他們雖然人多，到底股份是我們幾個人占得大，公司性質，股份多的人，占權亦多，他們究竟是小股東，講句話何能作數。況這裡議事廳乃文明之地，他們也決不敢動手打你。倘有什麼人放出野蠻手段，我們可以立刻喚巡捕抓他出去，你儘管出來，不用懼怕，難道我們老朋友還欺你不成？」

文錦被逼不過，沒奈何只得硬著頭皮走了出來。眾人見他一露面，頓時大呼小叫，說混賬東西出來了。有幾個竟破口叫罵。俊人對他們搖搖手說：「列位原諒，今天我們這裡乃是開股東茶話會，不是邀小弟兄吃講茶，請大家放文明些。」眾人見倪老爺發話，彼此都不敢再罵，只能背後唧咕。文錦到了人叢中，見百十雙眼睛向他望著，恥笑的怪態百出，憤恨的凶光四射，他雖然是個做官出身，但只做過一個候補道，並示當過實缺，面皮尚嫩。況他又沒上過演說台，臉上工夫，到底比別人略遜一籌。此時被眾人的眼光一逼，含羞帶懼，那裡還開得出口。想想自己一般也是股東，當年公司創辦的時候，曾認鉅萬股本，所以才得做著這個協理，我不過貪他名氣好聽。老實說，每月支公司五十兩銀子車馬費，還不夠我一部馬車的開銷，而且實際上也不過擔的虛名，事無巨細，都憑經理髮落。我每日到這裡，不過乾的吃飯打瞌睡兩件正經。千年難得總理想著我，發落一件事，無巧不巧，就是他鬧出活把戲來，公司蝕本，自己也要丟卻銀錢。這句話不必說了，現在還要吃這班只化了千上落股本的小股東埋怨，思想起來，好不冤枉。一念及此，口雖沒開，眼淚已向外直滾。

文錦忍耐不住，就此拉長嗓子大哭起來，把眾人都弄得莫名其妙。俊人忙勸他住哭，說：「這裡千人百眾，你又不是三歲小孩，如何當著眾股東面前哭泣，被他們傳出去豈不難聽，快些住了哭。你有什麼理由，也可像如海一般發表出來的。他適才已代你說了，貪做生意，雖然是你的不好，但你也無非希望公司發達，多賺保險費，委實是一片忠心，又沒營私作弊，這句話未嘗說不出去，想必你也存著這個意思，快些講呢。」這幾句話，分明是提醒文錦，給他一個辯罪的題目。不意文錦冤苦昏了，一句都沒聽進他耳朵，看看俊人哭道：「我現在還有什麼說話，這協理又不是我自己要做的，原是你們推舉的，現在倒反要來尋著我了。你們依多為眾，欺侮我一個人，我活著也一點兒沒有趣味，情願死咧。你們那一位身邊帶著手槍，多謝你做一做劊子手，打斃了我，決不要你償命的呢。」說罷又大哭不已，把俊人幾乎氣死。其餘眾人，也有笑的，也有罵的。如海見文錦如此模樣，很覺可憐。自己適才仗著三寸不爛之舌，早已置身事外，看此光景，又不能不單槍獨馬，殺進重圍，救了文錦出來，也是一件功德。當下他動了一點惻隱之心，起身說：「眾位，協理不過幫助總理辦事，一切責任，當然由兄弟個人擔負。現在各股東既不同意於協理，兄弟自應與魏協理一同辭職，以謝股東，趁今天茶話會未散，全體股東都各在座，請當場另舉賢能，接任總理協理，兄弟同魏君馬上交卸，免得日後再要召集時，不但浪費各位的工夫，而且手續上也不免多一番周折了。」

眾人起初原不過因丟了銀子，瞎鬧一場，出出肚中怨氣，誰也沒存什麼善後政見。此時總理協理都要辭職，倒反變得鴉雀無聲，面面相覷，不知怎樣回答。仍舊由俊人發話道：「現在事已至此，我們公司也猶如一條船，行在驚風駭浪之中，倘然換一個人做駕駛，非但無功，還恐有失，這是一定之理。所以總理協理暫時決不能辭職，雖然從前那件事，你二位都有點過失，不能不受股東的埋怨。但你二位也是顧全大局，任勞任怨，始終如一，這樣方能望日後風平浪靜，船達彼岸。倘若中途丟手，豈非置全船生命於不顧，將眾股東的血本，無形斷送了麼！」此言一出，眾人都拍手說：「倪股東之言不差，總理協理決不能辭職。」此時也沒人再罵他兩個了。

文錦揩乾眼淚，坐在俊人旁邊，只顧歎氣。如海看眾人這時候已整整齊齊，文文雅雅，有點兒像議事氣派，於是乘閒提議，公司中經此一番風浪，資本去其大半，同在存款不多，生意也難以做得開拓，要說繼續下去，仍和從前一般場面的話，必須添足股本，方能辦事。至於添股這句話，還由從前舊股東加認呢，還是另招新股東？也有一層研究。因舊招股本既已獨卻一半，則從舊股票一千的只能作價五百。倘由舊股東均添股本，不妨仍一抵一算數。如其要另招新股的話，必須將舊股票對折掉換新股，方見公道。倘不如此，恐也沒人肯來認股的。彼此議論多時，教眾股東加認，沒一個再肯花錢，於是只得採用第二法，另招新股，將舊股對折換新。這一來猶如眾股東捐助一半錢，給那起意放火的人一般。

議罷散會，已上燈時份。如海講話最多，頗覺辛苦，也不再往別處應酬，就此回家，在書房中坐了一會，想公司一方面的交涉，已可作為結束，銀子也好算到手的了，只待鳴乾方面，一切開銷清楚之後，便可將圖章和銀行簿據收回，再逐一將欠款劃清。公司報告冊也可造成，自己猶如妓女嫁人，了一個浴一般，週身乾乾淨淨。我這許多股票，橫豎不是花自己錢所買，由他漲價也罷，跌價也罷，漲了價自然頃刻發財，跌了價，我不妨丟開一旁，自己仍做我的保險本行買賣。遇有機會，再照這回的老套，干他一次，弄得二三十萬銀子，便可靠此終老，也不必再做生意。橫豎我又沒親生兒子，銀錢夠用已足，太多了日後眼睛一瞇，兩腳一挺，仍舊是造化別人的。他這念頭未嘗不可謂想得通透，可惜走錯了一條路，不從正大光明著想，一門的損人利己，所以天不能容，演出後來一段惡果。

當其時，如海記掛著鳴乾那裡，不知開銷了哪幾處？一萬銀子能否夠用？急於打電話問一問明白，可巧鳴乾陪著朋友喝茶去了，如海曉得鳴乾無故決不上茶館，所說的朋友，若非燕貴，定是默士等輩，前去索取謝意。藥房中伙計眾多，講話未免不便，故而約到茶館去的。他果然料事如神，鳴乾委實陪著燕貴同出去吃茶。你道鳴乾因何又要陪燕貴出去吃茶呢？內中也有一個緣故。因他白天曾到過燕貴的客棧中，又給了他們二十元房飯錢，假說保險銀子尚未取到，教他們暫住幾時。每天房飯之費，有我替你們送來，眾朋友切不可散開，以便日後分發你們行李鋪蓋的損失。眾人見他如此誠心，特地的送房飯錢來，黑眼烏珠看見了白銀子，誰也不心中歡喜。

但別人雖然歡喜了，那燕貴老闆，仍有一點兒不受用。他並不是愁著財產喪失，也不是慟那學徒阿憨死於非命，皆因他吸煙多年，使慣的一條老槍，幸虧危急之時，隨身攜帶，未遭劫數，其餘煙盤傢伙，都已付之一炬，此時住在棧中，鴉片煙雖然有處去挑，煙具棧房中也有現成的，惜乎一切傢伙，都已損壞，外加十分齷齪，那有他自備的考究。燕貴幹淨慣了，昨兒用的時候，已覺百分難受，一想橫豎此間乃是棧房，住了一夜，明兒便要走的，就是不乾淨，也只好熬一天了。今朝聽鳴乾教他再住幾時，一想別的不打緊，惟有這煙盤傢伙如何再熬得住！想起日前到鳴乾藥房去時，見他賬房中也有一副很精緻的煙具，他是不吸煙的，置此以備不時之需，我何不帶了煙膏煙槍，到他那裡借他那精美的煙具一用，吸過了癮，再回棧房睡覺不遲。他黃昏時候，本有一頓煙，此時居然老實不客氣，帶著煙盒到藥房中吸煙。

鳴乾見他來了，卻也未便趕他出去。聞知他因棧房中煙具骯髒，不甚合用，所以到此借吸，須得過了癮回去。鳴乾曉得他要他吸過癮，及早也須十一點鐘，雖然他抽他的煙，和自己沒甚關礙，但他今夜還約著默士前來取五千銀子，自己適才告訴燕貴，說賠款尚未領到，若被默士一來索取酬謝，豈不當場露出馬腳。因此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趁燕貴吃煙的當兒，修了一封書信，留給默士，說今夜友人邀去有事，不及候駕面談，深為抱歉，所附銀鈔三張，五千兩奉酬足下，餘二紙各五百兩，一送貴同事王君，一送貴公司賬席某先生，請分別轉交為荷。下署一知字，連同預先寫就的三張划條，封在一個信殼內，喚一名學徒進來，說這封信放在這裡，少停某人來此尋我，你說我有事陪朋友一同出去了，將此信親手交給他，不可有誤。吩咐既畢，看燕貴煙還未吸罷，笑問他每一頓要吸多少煙？燕貴丟槍坐起，回言那也沒有，最要緊的是臨睡時候一頓，非有三錢不興。這一頓只須三五筒已足，便不吸也不打緊。不過吸了之後，吃晚飯便覺香脆，否則席上雖有山珍海味，吃下去似乎淡而無味罷了。」

鳴乾道：「如此你現在已過了癮咧。」燕貴回言是的，鳴乾道：「難得你大駕到此，我適才已吩咐廚房中另添幾樣小菜，所以吃晚飯還有好一會耽擱，閒著沒事，不如一同出去吃一盅茶罷。」燕貴聽鳴乾待他這般客氣，為他來了特地添菜，心中非常樂意，口中說杜先生何必為我添菜，實在不敢當之至，一同出去吃茶很好。當下鳴乾穿起馬褂，陪燕貴同到四馬路青蓮閣喝茶，看看野雞，談談閒話。直挨到八九點鐘方回，一問學生，知道默士已來，將信拿去，心中暗喜。又聞棧老闆曾有電話來尋他講話，自己不敢怠慢，慌忙搖將過去，恰值如海親自接話，問他開銷之事如何？鳴乾略述一遍，如海教他趕緊弄清楚了，也好丟卻一樁心事。鳴乾諾諾連聲，搖鈴斷了線。如海划自來火燃一支雪茄吸了，在書房中踱來走去，思量鳴乾那裡，開銷各項，本來是極容易之事，手續並不煩難，因何他故意捺著，不肯當時弄好，莫非他心中存著什麼意見麼？」

想想別的沒有什麼對不住他的處，惟有這回酬勞他一爿藥房，似乎太輕了些。不過自己預算下來，這四十萬銀子，償還虧空，委實沒有多少餘頭，雖然此番往來奔走，都是鳴乾一人之力，理應多送他幾萬現銀，怎奈這筆款中，倘若提出數萬，就要不夠開銷，費的許多心思，仍然不能洗清積垢，豈不冤枉。早知如此，理該將此保險之數，放得大些的，多少是一般手續。倘保了六十萬，賠出來豈不寬裕多了麼！真所謂人心永無知足，如海此時不勝後悔。樓上他夫人薛氏，知道丈夫早已回家，開出晚飯，打算等他上來同吃，差小丫頭下樓喚了數次，如海仍未上來。薛氏等得不耐煩了，只可親自下去喚他，見他緊皺眉頭，踱來走去，知他正想心事，不敢上前驚動，呆呆站在一旁。如海一眼見了她，問她做什麼？薛氏道：「飯也冷了，喚你怎不上去吃呢？」

如海搖搖頭說：「現在我肚子不餓，你先吃就是。」薛氏笑說：「你又在那裡轉什麼念頭？連飯都不想吃了。」如海道：「你們女人知道什麼，我自有的事，告訴你也不相干，你盡顧上樓去吃飯便了。」薛氏含嗔道：「你的脾氣真是天下少有的。從來夫婦之間，都有商量，惟有你從沒在家中講過一句心腹話。不論多大多小的事，和盤藏在肚裡，你算嚴守秘密，可知道妻小原非外人，說出來也未必致於替你告訴旁人的呢。」如海不理睬她。薛氏討了一個沒趣，賭氣自回樓上用飯去了不提。如海轉了一陣念頭，開鐵箱把他所有的許多股票，一齊搬出，擺在寫字檯上，逐一觀看，想揀幾張不甚發達的橡皮公司股票，補送鳴乾，拍拍他的馬屁，好教他心中滿意。豈知揀來揀去，他這些股票，都已藏了多時，為此不知耗卻幾許心血，受了多少風浪，雖不知日後那家公司發達，那家公司倒霉，但設或分給鳴乾的幾張，剛巧漲了價，豈不要自己怨煞。因此覺許多股票之中，沒一張捨得送人的，只可仍舊收了起來。越想越無主見，心思用得多了，身子也格外疲乏。